

南潯志卷五十三

里人周慶雲纂

志餘四

董斯張書紀宣符扇頭歲庚戌余與宣符讀書村北時駛雨乍停溪痕微長草透冷香花留豔霧余兩人凭欄嘯詠孤神遠矚高譚往還慨焉興喟大約兩人平生相似者三相異者一孩而孤似也奴握家乘生事轉落似也此遇也曠懷千古厯落自命一切世法無足寘雙眼嗤笑都所不顧此性也似也宣符異才天挺每當落筆奇情橫逸神光四照良是東箭南金定非我曹所望天故以此限董生耳因念宣符王父比部公尊人貢士公與亡祖父俱爲筆研交締好甚篤乃宣符復不我差池同此臭味耶聞之長老言比部及先王父少讀書法華庵涼燠攻苦摩厲刻至非古人不法比其貴相視責善不少別都無形骸唯貢士公之於先君也亦復如是冀宣符規我不逮衍我兩家世業以追賢達素交宣符曰然遂志之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一

沈登瀛南潯著述總錄遐周先生有選采真社集采真社未知會于何地起于何時董復園集有采真詩選後序云丙申春家嚴修采真雅集丙申乃順治十三年復園父芝筠爲遐周從孫故重修之耳則是社當在潯上惜當時應社復社等盛著諸小社皆爲所掩也

董說棟花磯隨筆先借庵先生每品題翰墨提着新安大賈四字作書苑儵父目而評人詩卷或云百穀體或批兩字頭皆指

惡詩溥上王生者業醫從先生問草隸法教且看八分古帖月餘王生作八分體一紙呈先人先人笑曰吾不教汝寫八分字後王生小得草隸路頭有舊存餘清齋帖在珏書籠中七月持至補船中元前三日珏復寄此冊感遺訓之未忘傷古學之欲墜南潛謹記

汪曰楨溥輯恣公送行詩卷陳繼儒董其昌王惟儉張民表郭涓喬允方澤法鑑凡八人首有送復元上人遊二室五臺小引款書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十八吉日啟行書此平涵居士朱國禎題卷藏墨溪朱氏云得自北柵外圓照庵庵中諸名人筆墨尚多且止庵詩集板亦在庵中惜已殘缺按庵地屬震澤恣公駐錫處也

南溥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二

朱國禎定空上人書事敘定空上人本名家子工醫有神效一日出遊登五臺最上一峯披剃徧行畿內函三梁公築庵棲之稱爲廉潔清淨禪余非能深于禪浮慕中亦自有契久與復元上人結伴此一奇也梁本大冢宰鳴泉先生之嗣官環衛有名余與梁不相識而相慕因趙太宰交其羣從旣歸田時與復公道本末慨夫南北參商夢寐屢及何所自來何所自底又一奇也尋復公得病甚劇眾醫罕效駐余齋七日遷隔河禪堂自便不三日告病愈駭而問之則知來一僧投藥二劑立起往候知爲定空余有不寐之苦告之出三丸服之便熟睡眾驚以爲大醫王復公因得梁公贈卷并起居甚詳此又大奇也上人以禮普陀至梁公誼誼屬以北還余固留不可第云去可復來盍以

一言爲訂

張繼周草亭筆記凡奴僕不可信任而有才者尤當嚴絕子家舊僕李春初來時尙稱謹愿自與董氏僕結交弊端百出矣子鄰陸永之有隙地數畝與董氏屋相連天啟甲子夏董元常之僕孫忠者謀佔不就反誣陸佔董產捏主人名控諸縣主人未之知也時宰吾邑者爲壬戌進士馬達生思理福建長樂人子從祖文峰公之外孫也稔知陸係子鄰致書于先君子問實在情形先君子囑李春代寫覆函爲陸申理李春受董僕賄反其詞以達縣其詞曰陸永之素不良于行此特橫逆之一端耳且陸氏父子數十年來出入董門近因董氏勢衰強佔董地波瀾翻覆洵可畏也旣承下問何敢爲鄉黨諱幸此案事尙細微望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三

小懲之而使大誠此陸氏之福而實出臺下之賜也是秋家劍水先生領鄉薦馬令來恭壽堂致賀子亦隨先君子在側談次論及董陸事馬曰田地房產所憑者單契今董氏單契俱無理應斷歸陸氏所不卽成案者爲舅氏書耳先君子不知李春易書事因曰子書亦爲陸氏申理與成案有何窒礙馬袖中出陸氏總單及李春造寫之書先君子覽之離席長揖曰此予之失察覆函實囑僕輩代書初不知其易詞以誑也是日董元常得悉此事徧訊家人知是孫忠所爲以家法嚴治孫忠杖之垂斃李春是日日本在恭壽堂侍候懼罪及逃竄不知去向此事幸邑侯清慎吾數家友誼親情不致被惡僕損壞餘外事之無對證者惡僕倚勢橫行爲主人取怨于鄉里諒不止一二事也

壽輯明紀奉山懋勤家訓一卷有曰國課固宜早完尤宜自納

切忌包攬貪著小便宜卽受大喫欺銀有櫃米有倉等頭斛面  
比人多筭一二討了印票一了一當豈不暫勞永逸又曰生辰  
爲母難之日何可重累親朋况近日傳單釀分紛然沓出盛者  
幾兩次者幾星卽有餘之家趁辦亦覺費事若不足者單至不  
得不與至期勉強措湊苦甚征徭延年益壽者自當惻然動心  
又曰元宵看燈大非美事此時賢愚混雜俱乘酒興比日間不  
同易起爭端每見年年此節必有是非况一家之主尙且嬉遊  
室中必無警備盜賊火燭俱防竊發此夜只宜閉門僮僕亦宜  
檢束又曰待佃戶自宜寬容我見上鄉人呼爲租親蓋田主佃  
戶相須爲功原無尊卑之分我待之以禮彼亦不忍欺我間有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四

一二頑梗亦只徐爲改召無非我鄉曲伴侶何忍以升斗結怨  
也又曰僧道之所乃勢利之場一應放生同庚之會斷不必與  
余本無心及此一日極樂庵僧請余放生請之再三偶齋香一  
赴皆里中人一掛之後彼自老庚兄老年翁唧唧嘍嘍我則獨  
行踽踽絕無膠黏處看寺僧之趨承旁人之脅媚反覺我冷寂  
之甚也隨齋而別又曰產業方圓之說斷不可惑天傾西北地  
陷東南人要滿願如何能殼每見陰謀詭計及至方圓已屬他  
人者或方圓其身而子孫卽割裂者或方圓旣成同室戈矛一  
家吳越者何苦自壞心術枉費精神又曰嘗見蔚如叔云若要  
教訓兒子讀書先要教訓阿媽蓋內有護短之母外鮮成器之  
子也後有己巳陽月姪曾孫復亨跋又紀漢神度格言隨筆一

卷皆纂集前人格言閱雪蓑手寫本有云居家骨肉未能免闖  
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驕語朋儕偷兒獲廉名也吾誰欺又云每  
見富貴人甯豐財厚祿別作奢華何嘗肯隆禮師席以教子弟  
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年復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日昏一日  
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爲父兄者能無警乎又曰父兄之於  
子弟其專事姑息而不知約束者固無論矣卽有篤于教誨惟  
事扑責不顧子弟之所安不諒子弟之所稟與其學問之生熟  
惟欲速求成不知功夫有序精神有限何可一旦助長故爲父  
兄若師者須操功歷久毫不放空亦不逼迫使優遊自得順天  
眞養靈覺慧性自然日開又云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遊閒小  
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五

是好風俗好世界後題雪蓑漁人閱聲書并跋

陸心源儀顧堂集朱文肅溫寶忠董伯念手札跋右朱文肅家  
書四通溫寶忠札三通董伯念札三通烏程周芸齋別駕所藏  
焉文肅以位顯寶忠以忠著伯念以氣節重皆吾郡有數人物  
寶忠札多憂時感事之言其于員嶠無貶辭亦非阿其所私蓋  
員嶠雖嫉賢害能而鑒於周延儒之獲戾頗能謝絕包苴避嫌  
遠疑明社未亡公論未定寶忠亦不能不爲親者諱也伯念三  
札雖無大關係而豪俠之氣流露行間可以覘其所造余皆已  
錄入穰黎館過眼錄惟文肅忝居高位無補時艱書中亦多齷  
齷語故不錄

又溫圓嶠家書跋右明大學士烏程溫圓嶠體仁家書六通南

溥周君芸齋之所收也四致其弟仲容一致其弟一官其一亦致其弟札首斷爛其名已缺圓嶠相思宗最久當國勢阽危之日不能有所匡濟惟務逢君固位嫉賢忌能律以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列之奸臣百喙何辭惟圓嶠操守尙嚴持躬尙謹既不若嚴嵩之招權納賄亦不若馮銓魏藻德之媚璫無恥卽崇禎五十餘相中勝於圓嶠者惟文竺塢范吳橋孫高陽數公餘皆伯仲之間圓嶠獨被惡名殆有幸不幸耶六札一言買蓮花莊事一言以宣德銅鑪贈弟一爲其叔作墓誌一言水賊一言時事一得庶常後勉勵其弟並無齷齪不可見人之言宜乎芸齋清閤不忍棄置也吾鄉風俗鄙陋士不尙志惡直醜正習爲當然圓嶠囿於鄉俗不能自拔豈知誅心定論終爲下流之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六

歸可不懼哉我願後之學者出處進退必權乎道勿以玉碎爲戚勿以瓦全爲榮則烏程百世之恥庶乎其可雪也時光緒乙酉冬十月跋

明史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崇禎初遷尙書協理詹事府事爲人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骨元年冬詔會推閣臣體仁望輕不與也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對稱旨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錢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不當與閣臣選先是天啟二年謙益主試浙江所取士錢千秋者首場文用俚俗詩一句分置七義結尾蓋奸人給爲之爲給事中顧其仁所摘謙益亦自發其事法司成千秋及奸人奪謙益俸案久定矣至是體仁復理

其事帝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湧泉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閒曹今者糾之正爲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眞黨也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歎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詔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卽

言徒取禍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卽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亡何御史毛九華劾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爲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覈實明年春御史任贊化亦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帝怒其語褻貶一秩調外體仁乞罷因言比爲謙益故排擊臣者百出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辯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帝心以爲然獨召大學士韓爌等於內殿諭諸臣不憂國唯挾私相攻當重繩以法體仁復力求去以要帝帝優詔慰答焉已給事中祖重疇南京給事中錢允鯨南京御史沈希詔相

繼論體仁熱中會推劫言者以黨帝皆不聽法司上千秋獄言  
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詔令再勘體仁復疏言獄詞皆出謙益  
手於是刑部尙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  
太僕寺卿蔣允儀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吳甦樊尙  
璟劉廷佐各疏言臣等雜治千秋觀聽者數千人非一手一口  
所能掩體仁顧欺罔求勝體仁見于汴等詞直乃不復深論千  
秋事唯詆于汴等徇護而已謙益坐杖論贖而九華所論體仁  
媚璫詩亦卒無左驗當是時體仁以私憾撐拒諸大臣展轉不  
肯訕帝謂體仁孤立益嚮之未幾延儒入閣其明年六月遂命  
體仁以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體仁既藉延儒力得輔政勢  
益張踰年吏部尙書王永光去用其鄉人閔洪學代之凡異已

南齊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八

者率以部議論罷而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御史史堃高捷及侍  
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等爲腹心忌延儒居己上并思傾之  
初帝殺袁崇煥事牽錢龍錫論死體仁與延儒永光主之將興  
大獄梁廷棟不敢任而止比龍錫減死出獄延儒言帝盛怒解  
救殊難體仁則佯曰帝固不甚怒也善龍錫者因薄延儒其後  
太監王坤給事中陳贊化先後劾延儒體仁默爲助延儒遂免  
歸始與延儒同入閣者何如寵錢象坤踰歲致政去無何如寵  
亦去延儒既罷廷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如寵如寵屢辭給  
事中黃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不前則體仁宜思  
自處帝爲謫紹傑於外如寵卒辭不入體仁遂爲首輔體仁荷  
帝殊寵益忤橫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已承其後欲



排陷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  
跡姚希孟爲講官以才望遷詹事體仁惡其逼乃以冒籍武生  
事奪希孟一官使掌南院去禮部侍郎羅喻義故嘗與成基命  
錢謙益同推閣臣有物望會進講章中有左右未得人語體仁  
欲去之喻義執不可體仁因自劾日講進規例從簡喻義駁改  
不從由臣不能表率帝命吏部議洪學等因謂聖聰天亶何俟  
喻義多言喻義遂罷歸時魏忠賢遺黨日望體仁翻逆案攻東  
林會吏部尙書左都御史缺體仁陰使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  
如以嘗帝言者大譁帝亦甚惡之捷氣阻體仁不敢言乃薦謝  
陞唐世濟爲之世濟尋以薦逆案霍維華得罪去維華之薦亦  
體仁主之也體仁自是不敢訟言用逆鄙而愈側目諸不附己

南溟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九

者文震孟以講春秋稱旨命入閣體仁不能沮薦其鄙張至發  
以間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給事中許譽卿事逐之去先是秦  
楚盜起議設五省總督兵部侍郎彭汝楠汪慶伯當行憚不敢  
往體仁庇二人罷其議賊犯鳳陽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等議  
令淮撫操江移鎮體仁又卻不用旣而賊大至焚皇陵譽卿言  
體仁納賄庇私貽憂要地以皇陵爲孤注使原廟震驚誤國孰  
大焉體仁素忌譽卿見疏益憾會謝陞以營求北缺劾譽卿體  
仁擬旨降調而故重其詞帝果命削籍震孟力爭之大學士何  
吾驕助爲言體仁訐奏震孟語謂言官罷斥爲至榮蓋以朝廷  
賞罰爲不足懲勸悖理蔑法帝遂逐震孟并罷吾驕震孟旣去  
體仁憾未釋庶吉士鄭鄞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母舅

大學士吳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鄭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  
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鄭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鄭甚不俟  
左證磔死滋陽知縣成德震孟門人以彊直忤巡按御史禹好  
善被誣劾震孟爲不平體仁劾德杖戍之體仁輔政數年念朝  
士多與爲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  
時流寇躡畿輔擾中原邊警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唯日  
與善類爲伏誠意伯劉孔昭劾倪元璐給事中陳啟新劾黃景  
昉皆奉體仁指禮部侍郎陳子壯嘗面責體仁尋以議宗藩事  
忤帝旨竟下獄削籍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  
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  
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眾誠萬死不足塞責顧

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唯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  
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  
不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爲樸忠愈親信之自體仁輔政後同官  
非病免物故卽以他事去獨體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師兼太子  
太師進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支尙書俸恩禮  
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帝以皇陵之變從子  
壯言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上體仁斬之言於  
帝僅釋十餘人秋決論囚帝再三諮問體仁略無平反陝西華  
亭知縣徐兆麟泣任甫七日以城陷論死帝頗疑之體仁不爲  
救竟棄市帝憂兵餉急體仁唯倡眾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  
密揭帝率報可體仁自念排擠者眾恐怨歸已倡言密勿之地

不宜宣洩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跡以故所中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既久劾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宗藩如唐王聿鍵勳臣如撫甯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觀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等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體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陸文聲訐奏將興大獄嚴旨察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馮元颺不承風旨皆降謫之最後復有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體仁故讎謙益擬旨逮二人下詔獄嚴訊謙益等危甚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

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郤會國弼再劾體仁帝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時十年六月也踰年卒帝猶惜之贈太傅諡文忠崇禎末福王立於南京以尙書顧錫疇議削其贈諡天下快焉尋用給事中戴英言復如初體仁雖前死其所推薦張至發薛國觀之徒皆效法體仁蔽賢植黨國事日壞以至于亡

蔡奕琛溫文忠墓志銘戊寅歲秋七月三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兼中極殿大學士溫公考終於家長子儼賚奏遺表震悼輟朝太宰議贈贈太傅大宗伯議祭祭九壇加四而十三大司空議葬葬炤一品例資給縣官故事易名大典下所司諡

法危身奉上日忠不俟部請斷自宸裁異數也公有子三伯仲相繼謝世越十有四年歲在辛卯介弟比部大夫幼貞公育仁率其幼子佶營窀穸事泣而言曰滄桑變矣隆恩榮典盡付冷燄空華只墓中片石堪永千秋耳顧一時同朝諸老遠弗能致近又凋零舍吾子無可屬者嗚呼文忠公先朝清正賢輔也奕琛忝在年家子佶又辱門楣雖不文何敢辭敘曰公自庚午渙頒大號晉參揆席維時至尊以藩封纘承大統值權璫亂政後勤思化理宵旰憂勞深維治要首在輔弼思得口公忠正直之臣以破黨援寄心膂蓋金甌幾覆而始及公顧公以昌言受特知實犯眾忌宣麻之綸未下攻者如蝟毛起排羣議而特簡樞機固已詫公知遇之奇矣比秉政八年立黃轉甚嗚訛之口如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十三

險械肆張毒弩層發臺省疏未已也曹郎繼之甚而纍囚繼之勳爵繼之又甚而么麼衛弁潑賴繼之從來輔臣被言未有如公之橫詆叢巖者然攻愈眾則信彌深辭愈切則留彌摯崇禎以來輔臣眷禮之厚倚任之久始終優異亦未有如公者說者曰公方嚴廉介門無私謁庭絕問遺以此寵遇特渥固也然當日政地諸賢砥礪謹飭者不少微不稱旨席未暖去矣且庚辛以來天下何等時也邊備虛而邊警更棘民力盡而民變滋囂內外交訌東西競擾操太阿在上者又復英斷不測救過罔暇使公直以尾生孝已模稜伴食其間抑何以上副用人圖治之盛心繇今讀綸扉奏草迺知公致主澤民救時應變之猷略洵度越等夷萬萬也自營競成風躍冶爭逞公懍守典制首裁狗

濫以故城工有敘邊工有敘一切平衡詳酌賞必酬勞例勿倖  
啟卽公一身敘資應得恩典皆悉辭再三少有溢格必堅請俞  
允其慎爵賞惜名器有如此羽書旁午籌兵策餉呼吸安危公  
精心指畫悉中機宜如延綏以鄜州絕糧軍士激散報公曰有  
撫臣塘報在此兵害民非民拒兵也驕悍卒以毒窮民不便宜  
下總督覈戶部以宣雲鋒餉酌裁餘額請公曰有該部原疏在  
足額內以裁額外非假虛額以扣實額也借欠款以除溢數不  
便宜仍下部議又如兵亂宜勦不宜撫寇亂宜撫先宜勦募兵  
宜減不宜增援兵宜分不宜合跋扈之大帥不動聲色而妙就  
繚旋巖疆之督撫不徇愛憎而密商留去皆公嘔心熟計上佐  
睿謨其運帷籌審兵機又如此軍興孔棘度支告匱大司農仰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十三

屋計窮至有清查溢地之議公曰惟正之供尙多逋負無端突  
加溢餉一百九十餘萬頃揚州至一倍原額不啻四川至再倍  
原額不啻雲南鳳陽至三倍原額不啻皆事理之不可信者此  
不待下令徵催只一清查必生意外關係治亂安危不小又有  
以開採議獻公曰是欲乘機倖用生擾侵肥耳往時聞有行者  
或聚眾滋盜或派民賠累貽害不可言今民困已極易動難定  
一經開採勢不得不用多人窮民趨利如鶩姦徒乘機偷窆別  
生事端深爲可慮皆痛切極言得請報罷此尤公軫恤民隱消  
亂未萌之長慮也公輔政來言路無日不與公爲難先後建言  
被黜者往往疑公陰中暨掌科吳執御疏指政地詰責嚴切公  
特揭請宥曰此臣等他山石也倘冒重譴則外庭猜疑益滋而

臣等心跡愈晦又御史詹向善上言加派非宜致觸靈威武英  
庭詰聲色俱厲緹騎摔下禍且不測公申救再三曰容之益彰  
聖度之宏處之翻成小臣之直不難不悚反覆跪請霽釋方退  
此又公培養士氣調護主德之妙用也蓋公一生心事光明磊  
落意所不許慷慨論列人但見其丰裁之勁挺豈知不見不聞  
之地儘有發伸連之矢不伐其功補韓王之牘不示其草者以  
故公之任怨也彰而種德也隱從來黃扉一席曰機要曰密勿  
機之爲言微也密之爲言藏也微則斡旋在禍福未著之先藏  
則收拾在成敗方胎之始所以外庭無知名勇功之可窺而九  
重默結一心一德之契蓋淵穆中相信者真矣謗議叢集終始  
優異良有繇然微讀公奏草則深心大業迄今未有知者況彼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古

時耳食者哉公新膺簡命廷謝拜疏清忠自矢首戒貪欺毅然  
以安內攘外大法小廉爲己任竟公在事多年先資數語言言  
左券逮沒世後天子臨軒太息稱溫某輔政八載始終無一字  
欺朕蓋低徊於周道式微而深歎後來者之難爲繼也嗚呼痛  
哉公生平懿行國史家乘不勝書誌其大者元配嚴夫人以敬  
佐孝以儉佐廉以和順佐親睦公居官無內顧憂居家無生事  
慮內助之力居多夫人生兩子皆先後不祿且無後今熒然率  
兩稚襄大事者庶子佶郁出也則皆夫人逮下之惠所遺也益  
令人詠穆木頌螽斯焉系曰公諱體仁字長卿別號員嶠其先  
太原人諱祥卿者徙長興累官兵部尙書諱亮者復遷烏程之  
淤溪再傳百歲翁清樂公璉清樂公仲子靜庵公良靜庵公季

子桂軒公璋桂軒公長子碧溪公鏃碧溪公仲子西川公瀚卽  
公曾祖也西川公長子古渠公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季子爲  
公王父北渠公應初生太翁新宇公子佐自西川公而下皆以  
公貴三世贈宮保尙書新宇公有淑配曰沈夫人實生公暨比  
部公有仁公少英穎不凡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諸生時識者  
便以公輔相期年二十五丁酉麟經魁浙省戊戌成進士選中  
祕庚子授編修辛丑分較禮闈壬寅覃慶封兩尊人如其秩癸  
卯起居註丙午次典楚試辭壬子陞南少司成癸丑陞左諭德  
十六載始轉宮坊先輩之不肯躡進也如此乙卯次典北闈試  
又辭陞左庶子丙辰次分較領房又辭陞少詹事掌南京翰林  
院印庚申丁內艱壬戌起陞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癸亥回部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五

陞左侍郎甲子遇覃慶炤三品例贈大父母如其秩補日講官  
維時魏璫焰方熾公以方正撻怒講官賞例弗及山陵敘功又  
弗及殊岌岌甚旋丁外艱歸丁卯服闋起陞南京禮部尙書尋  
改詹事府掌詹辭不允戊辰冬會枚卜紛囂公抗疏稱旨庚午  
八月簡入東閣大學士本年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壬申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尙書進武英殿癸酉藉田與九推例一品  
考三年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進中極殿贈曾王父  
母一品如其秩甲戌典會試丙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一品考  
六年滿加左柱國賜坐蟒公以丁丑年致政歸歸一載而台星  
告殞聞者殊深哲人不慙之歎云公生於癸酉十二月初九日  
距歿年享壽六十有七夫人嚴氏處士德徵嚴公女封孺人再

封恭人淑人贈夫人累贈一品夫人生於戊寅五月初九日歿於壬申八月初四日享年五十有五子二長儼邑庠生原廕尙寶司司丞娶太學生董公嗣茂女次侃原廕中書科中書舍人娶郡丞沈公淙女俱嚴夫人出相繼卒季佶郡庠生原廕中書科中書舍人娶奕琛女郁出女四一歸仁和庠生程公元冲長子國子生廷梧一歸憲副吳公瑞徵次子庠生洵一歸大參潘公士達第四子庠生基禎一歸光祿卿茅公瑞徵次子庠生胤廉孫二鬻炅俱佶出未聘孫女二一適明經潘公國瓚次子嘉謙儼出一未字佶出茲將於辛卯年十月二十日卜兆於郡東昆山之陽郁母祔焉銘曰自公揆席司贊襄鴻飛遵渚歌繡裳自公騎箕還帝鄉邦國殄瘁嗟云亡勳名今古誰頡頏華州永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六

嘉差雁行有儷名媛稱姬姜珠聯璧合流芬芳昆嶺峩峩水泱泱佳氣鬱葱土煥香相冢氏曰終允臧詹尹告吉在則陽千秋永譽德全昌宜爾子孫福未央

王瑞國朝野見聞紀略錢牧齋初登第人卽以東林領袖推之

而已亦以黨魁自居

按此二字起于唐書以號李宗閔張又新之徒初非美名牧齋著初學集中自稱者

甫入仕卽有科場紛紜事與浙人樹敵尋以疾歸里至乙卯

丙辰間浙黨大甚當丁巳京察卽有欲中之者或以立朝未久解之而免然居鄉恆惴惴不保至光宗登極盡起用諸林居者得補原職爲纂經筵等官次年天啟改元辛酉于資序應典浙江試時有所知諷以宜換別省者不能從乃入闈又以鄉人皆好之命題益取浙人之怒遂有錢千秋一事時未有發之者而



自具一簡舉疏爲士子口語可駭等事大約謂聞人言籍籍因  
召千秋至寓面問之則曰場前委有一道士一衙胥來說合關  
節事議價三千金令其以一朝平步上青天句爲七篇結尾字  
其所指稱非房考非副考而卽指臣也乞行窮究以全名節云  
云疏中指天而誓其詞甚苦奉旨下部逮千秋鞠之語如前而  
所謂道士衙胥者脫逃不獲止將千秋問遣戍去此壬戌年間  
事也論者謂牧齋名重海內凡吳中大吏無不奉其意旨并遠  
近間遣所受取不少豈爲此三千金遽爲此不肖之事此理之  
必無者或謂必浙人之與深讎者故爲中之然七篇結字以無  
之乎者也固已捩眼且七字中又有絕不可作結者場中何以  
渾不之覺而其後千秋自戍所逃歸又出入其門下甚密人以

此疑之莫能明也至乙酉而魏璫用事凡號爲東林者削奪幾  
盡牧齋居其首列尋逮繫四出惴惴不保至烈皇帝登極誅璫  
盡返其政得復原官召用以資序爲宮詹尋加少宗伯銜會盡  
出閣臣之爲逆黨者奉旨枚卜爲更化之始須慎選正人牧齋  
之熱中揆席甚所知復有勸其姑徐徐者亦不聽而并諸臣之  
與推與否皆取其意旨故事會推閣臣視大僚而加重必會同  
九卿科道公行擬議文選郎吏科都給事掌河道御史三人爲  
政主之於上者冢宰總憲而召省中無論資之新舊凡鋒銳者  
皆得旁參其柄時牧齋之同邑受業門人瞿式耜稼軒丙戌新  
入垣中爲東林之鋒銳者佐牧齋把持甚力於是烏程溫圓嶠  
宜興周搨齋皆資序相應而周與其同年涿州馮鹿庵相善有

浪子之目馮已先入閣坐逆黨廢周望亦輕惟溫久在詞林以清謹著雖爲浙人未嘗與東林樹敵兩人者皆在推敲之列而皆不得與乃使人致意當事者曰非敢望點用也惟資序至此實以不與爲恥但得一系列其中足矣牧齋爲人頗內荏以鋌而走險爲慮而稼軒毅然不可曰鼠輩卽有技爾吾已先據樞筭何足慮哉於是烏程憤甚夙夜草疏上言爲直糾蓋世神姦事謂其與瞿某兩人握定會推事且及其浙闈關節事則誤謂至今未結云於是烈皇帝立行召對錢初不知以爲必面簡閣臣也及陛見烏程口語瀾翻周從而證之而錢出不意噤不能對惟吏科都章魯齋名允儒江西人丙戌進士掌河道房海客名可壯山東人甲戌進士爲之力辯而斥溫周甚厲於是烈皇帝惡其黨護大發雷霆下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式

錢瞿于理皆爲編氓而盡降謫章房輩於是舉朝之攻溫周者章滿公車朝堂幾爲訟場未幾兩人後先皆以中旨入閣攻之者愈甚而上之眷之者愈深又四年周去位而溫爲首揆至丙子而常熟之棍徒陳履謙張漢儒者以事爲錢瞿所治亡命至京師上疏爲直陳江南第一大害等事訐奏兩人把持地方自撫按而下惟所指使所婪贓以巨萬計奉旨下撫按提解來京時二棍之來也實承望風旨而議者謂溫之調旨下石爲已甚于是爲兩人訟寃者復章滿公車時巡撫張玉筍名國維浙江人壬戌進士爲牧齋浙闈門生力爲調護延至半載尙未解到而溫復具疏謂其潛他近郊必欲逐臣而後入于是兩人始到奉旨下刑部獄錢之辯疏直與溫爲難不復有所顧忌謂臣無罪不逐體仁

何損臣而有罪卽逐體仁何益蓋明示人以生殺在手云云時烈皇帝以守令非人使民生失所致盜賊半天下乃倣舊制令京官五品以上舉堪任縣令者一人三品以上舉堪任郡守者一人赴銓部考定就選先是西北諸省之在仕路者大率附東林而宗牧齋至是諸被舉者羣至闕下爭先赴請室拜爲弟子至于百人所受贄幣亦以幾萬計而稼軒繫所門可羅雀于是兩人復小郟未幾而温果去位時温以通國與之爲仇亦頗淬勵不敢有所受取上寵亦未衰不知所以去之故或曰時司禮大璫曹化淳爲王安門下牧齋使人微曉以東林與安同功一體而浙人則以魏黨之殺安者也爲詳言其支派于是璫于私居微有嫌温語温聞之卽日具疏請告凡三上竟得請說者謂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九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借口者而不能脫此輩牢籠如此于是錢與瞿訊讞再三坐城旦歸里先是宜興去位後温於其曾致彈擊者皆授以節鉞與周亦遂有郟於是有所爲錢合晉楚之成者乃相與通問會面至是温旣去錢之黨或出財或出力爲周謀再召且有香火之約旣入則上之寵眷甚至所言無弗從而獨至推轂錢則執不許乃歎先帝知人之明而斷如此後温得善終以九載首揆其橐中裝不滿四萬金可謂至廉而周竟以貪敗去位逮至京勒令自裁至國變後弘光在南渡馬瑤草主擁立之議牧齋以其福王之子恐不利於東林欲阻之不克乃曠就卑求於馬以解異議議疏而遂大拜之願馬要以薦其所讎之蔡奕琛楊維垣則從之又要以劾其同志之侯廣成

名嗣曾嘉定人

乙丑夏瑗公名允彝華亭人卽爲具疏未上而國亡矣夫錢固讀

古今之書而明於事理者彼楚旣閉關絕約於齊矣秦奚重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稍有知者能辨之而貪心所味一至於此南都之陷也聞其繞牀走者一夜而不能死遂覩顏事二姓欲以用其所未足而迄不如願且復有逮繫之禍蓋并前朝而三矣推其意苟以一日坐中書堂於黃紙上押字卽昏乞亦所甘心夕死可以無憾是以不得於全盛則望之於偏安不得於本朝則望之於異代而定命所制有不可強者遂使文章道學名蓋天下之人而一敗塗地至此向使終於未改革之前豈不爲後世所其惜而恨烈皇帝之不能用哉昔人所謂門戶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與夫假使當年身便死一身真僞有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辛

誰知者皆篤論也至於温不勝一朝之憤爲此市井攻訐之事致令半世謹守之生平一朝俱喪豈不惜哉故嘗謂古今之爲君子者往往驅人爲小人而爲小人者往往餽人以君子使錢而爲君子也温固無辭於小人也卽錢而未必君子也温亦無救於小人也竊自以爲定論温之在位也怨仇滿天下彈章無虛日天下之惡皆歸焉凡推戴錢者至并其操守而訾之則何以服其心乎善乎夏瑗公之言曰周明敏而貪温潔清而險可謂至公至平之論矣温之在事凡海內有爲君子如劉念臺名宗周浙江人鄭元嶽名三俊南直人之類皆相激成仇爲所忌扼而去至吳郡之文名震姚名希孟其相左爲最甚而温之傾之者最巧而費力姚之主庚午順天鄉試也所中武生二人卽不應入

闈亦與內簾無與而溫以是委曲中之竟至鐫級卒抑鬱而終  
文以講春秋稱旨特簡政府與溫共事相忌而未得其閒會冢  
宰謝青墩名陸山東人有清強聲號為中立于溫未有附麗也

而東林亦以不同調外之吏科都許霞城名譽卿華亭起自廢人癸未進士

籍為東林之鋒銳者與文最相契而屢以意氣陵謝謝不能堪

乃特疏糾其把持欲陞奉常并及吳人之與文姻婭者中青門

名紹芳丙辰進士以方伯求陞巡撫下閣擬旨文欲照常例下部溫謂

言語及別衙門所上疏乃下部覈其虛實今冢宰所自糾更使

誰覈欲擬即為民文乃奮然曰為民乃科道官極榮事蓋惜其

不以建言處而以營進處也而溫正據此發端之語特疏訐奏

謂其腹心股肱之臣而為此悖理蔑法之語臣不知其解也并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三

及從旁解紛者同官何象岡名吾驥廣東人己未進士於是奉旨文閒住何

致仕而盡黜許等為民于是天下愈畏其陰伎而東林之仇愈

深矣鄭鄮者武進人父振先以部郎立氣節亦號東林鄮于萬

曆壬子舉鄉榜即不理于口為鄉人所惡至天啟壬戌舉進士

選庶吉士第一號為館元會文湛持以詞林建言被謫而鄮具

疏救之亦被謫歸得直聲而鄉人之惡之滋甚大約以常情論

之同鄉多相庇者即有好惡亦或相半且常州一郡居東林者

十九而鄮之依附之又最早而最著方其鄉人之論則舉古今

所罕有之事皆以歸之如烝報者不一無不切齒欲殺之不以

親屬而少寬使人駭而且疑不知何以致此至魏璫時亦被削

奪烈皇帝登極亦得牽復仍為庶吉士畏其鄉人不敢出且十

載而文大拜乃彈冠而起及入都門而文已被螫去矣温知同鄉之惡之甚也乃特疏爲直糾杖母詞臣事謂前此臣同官吳

宗達

號青門州人于鄭爲母舅

爲臣言鄭有憾于其母會母請仙鄭親自扶

乩假神語責其過謂且有陰譴其母懼而乞宥則謂卽于此地

受杖三十乃可免罪于是鄭自持杖重捶之如數母受重傷云

云奉旨下刑部逮問且切責科道官何無一言及回奏止鑄其

爲首者俸于是常州一郡之官於京者自大司馬陸鳳台

名完學丁

未進士

而下合詞具許馮於刑曹證成其罪且旁及其亂倫諸事

而他郡之顧大局者猶有同時詣部求寬之者說者謂温之爲

此旣以收常州合郡之人心而且示天下以東林乃有此敗羣

之人以恥之其計可謂狡矣鄭竟坐罪而烈皇帝惡其人特命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三

加等立磔於市臨刑說偈云了卻多生債長留不做身蓋平日

講學之外又自謂參悟禪理也奇哉是人吾終無以名之矣

劉宗周與温員嶠相公原任具官劉宗周謹再拜上書相公閣

下宗周一介孤踪久甘廢棄誤蒙君相特達之知起自田間濫

竽卿貳受事未幾不幸有犬馬之疾屢控宸嚴遂荷俞旨宗周

從此辭闕且辭閣下而行矣臨歧養養不禁中夜徬徨自恨此

生無以報君恩酬知己恐一旦溘先朝露死不瞑目則請以狂

瞽之見敬效一言于左右宗周自入朝以來仰見我皇上敬天

勤民孜孜望治精誠所至隨事足以格蒼昊而對萬方無忝堯

舜在上而閣下以清執風猷佐之于下君臣相得可謂魚水近

者宗周從九卿後得與召對見皇上處分御史詹爾選一事益

見大聖人之無我且仰閣下之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也宗周不勝舉手加額慶太平之有日矣雖然請因是而推言之今天下禍蔓兵連未知稅駕動稱匡濟無人耳我皇上求賢若渴不難種種破格以盡天下之才至起廢一節尤稱曠典該部彙題奉賜環者僅十二人特首錄惠世揚黃道周中外無不頌聖人知人之哲而惟是該部之于世揚也始擬邊撫則曰邊才而蒙駁擬南缺則曰文武全才而蒙駁至再駁之後竟成寢閣人乃不能無望于閣下矣夫世揚在先朝居諫垣與楊左同調幸而九死一生聖明首御起廢宜莫先世揚而廷臣之爲異己者方操門戶之見以擠之禁錮十年數窮理極冢卿雖有意憐才曲爲調劑而終不令其入長安果奉何人之風旨與閣下身秉國

南溟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三

成固有進退人才之責者也苟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爲進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多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救正時有因而下石者至羅喻義之以忤閣下也而廢吳家周吳執御瞿式耜輩之以彈閣下也而廢錢謙益之以與閣下廷辨也而廢尤其彰彰者矣夫揆地一席固所稱比肩事主者也卽有殿爭何妨虛己而閣下時見其實不能容之狀如巴縣王應熊之以人言去也奏辨之蚤本自嘉善錢士升輾轉相聞而閣下不能正言告主聽其以家奴枉戍則近于賣友長洲文震孟爲皇上特簡數月參知天下未見其有可摘之過而竟以許譽卿之處一語不合遽激聖怒以去則近于罔上夫長洲

骯髒之姿以語言得過閣下誠有之矣是時香山何吾並未嘗

贊一詞而亦以長洲同調故坐腹誹去則近于誣下卽爾者嘉

善之去其建言大關國體閣下實與聞之曷不曰臣當同坐聖

明未必不轉圜如詹御史而雷霆之下頓成縮朒致嘉善獨以

言得罪則近于陰擠同官審如是也將後之爲閣臣與閣下共

事者不亦難乎門戶之多依傍也與崔魏之惡門戶有以激成

之也其誰曰不然乃閣下不免以分門別戶之心成矯枉過正

之見一日入朝遂有科場之訟錢謙益本無罪閣下特因瑕釁

以阻其進而不虞其重得罪且閣下竟以此進自此人人樹敵

處處張弧人之所以議閣下者日多而閣下亦積不能堪一朝

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爲驅除異己之地二三匪類又稍稍起

南溟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書

而應之以爲牙爪使昔之立異同者皆裹足而去朝端之上亦  
見風恬浪息無有不利于閣下者而閣下亦已安如泰山否耶  
此殆昔人所爲騎虎之勢也卽閣下自許孤立法不阿貴怨不  
避私其最可自信者無如參鄭鄭一事鄭鄭之禔躬不檢參之  
誠是也第令鄭非門戶中人閣下其亦毅然爲之否耶如是又  
猶號于人曰吾爲名教衛也吾爲朝廷伸三尺法也卽閣下平  
心自問必不謂然矣故人謂閣下特以門戶殺鄭也又無如揭  
張壽祺成德一事二人一犯贓一溺職業已有應得之罪而動  
激聖怒以詔獄士可殺不可辱頗令聞者寒心况煅煉不已終  
成文致人將謂閣下以門戶殺二人也夫三人誠足爲門戶之  
累在閣下何妨別白昔賢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閣下



未之聞乎閣下而不爲別白門戶計則亦已矣誠爲別白門戶計莫若就廢籍中擇天下之賢者而用之自世揚始又舉其所最不利于己者而容之舉親舉讎其偕大道于以匡濟時艱上報聖明稍收末路豈不心事昭于潞公功名埒于夷簡從前恩怨總屬飄風若猶未也元祐紹聖紛紛無已諸臣卽自居邪枉根株連引并楊左亦邪枉殺邪枉者必正直將何以處紅本案國是如是身不足惜其如宗社何乃者嚚訟起于縲臣格鬪出于婦女官評操于市井訛言橫于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紀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偶閱先朝載紀如張文忠大禮大獄等事彪炳宇宙而終以不能愛惜人才取譏當世至今有不能爲文忠諱者嚴分宜于楊沈之獄坐不能救正耳豈必眞如傳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三

者所云若其他封疆失事之誅多所自取後人亦一概坐分宜張江陵功在幼主奪情一事竟以棧豆殉百年尤爲可惜閣下自分相業孰與文忠賢稍或不慎吾不知于嚴張二公又何居矣尤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少不如人長而無述徒以同籍之雅兄事閣下有年而雲泥聚散未由時沐清光乃私心懇懇終不敢自外左右輒不禁扞此胸臆似疴似狂計閣下得之必置爲黨人餘唾然宗周老矣病且死旦夕耳意復何爲而自陷依傍取譏後來私心政自不敢負故人因而負君父語云美疢不如惡石君臣且然況朋友乎閣下姑寬之徐取而思之卽其言誠有過者亦將有以諒其心矣臨書激切

瀛案永嘉張孚敬與江陵張居正同

諡文忠江陵之諡後追奪  
文中之張文忠謂永嘉也

董志温員嶠致政家居借地師覓地至潯北柵過冉莊村舍聞讀書聲因入其室見一老人坐草堂中讀史相國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才高下學殖醅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歷律莫不洞悉源委相國日子具此全才何不出而仕乎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相國亦慨歎偶及當國時事知爲温相國卽欠伸作痛苦狀曰舊恙陡發不能復陪矣問姓氏亦不答拂衣而退相國歸明日遣人蹤跡之不知所之室已空矣

按原注云見觚賸沈登瀛曰今攷觚賸無此條不知所本何書也

徐岳聞見錄烏程温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於牆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鉤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三

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啟門而入蓋倒鉤藤虎狼所畏一觸其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鏡下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醅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歷律諸書莫不洞悉原委相公日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概歎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公卽欠伸作痛苦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蹤跡之不知所之矣

王應奎柳南文鈔龔公淵孟服闋補崇德縣崇德今石門也接

壤烏程時烏程溫體仁枋國其子怙勢驕縱多行不法嘗率桀黠奴數十人以巨艘實私鹺道經公治公督鹽捕邏之溫子逸去繫其奴達官貴人多爲之請公不聽論如律邑中豪右悉股栗魄奪而烏程亦用是深怨之矣在崇德三年以考最入都拜陝西道御史公既入臺班將論列烏程已具疏矣門下客有陰附烏程者竊其稿以獻烏程益怒遂百計傾公公之初入都也有巨璫某督戶工二部勢張甚監司以下率望塵而拜或勸公盍亦少貶公毅然曰此膝一屈其辱尙可湔洗乎璫頗銜之至是與烏程合謀授意南司農託郵稅不充勒回覆考改工部主事受事甫十日復貶南京兵馬司指揮

震澤縣六都志明末時有顧嫗者得枯木於水濱長不數寸形

南澤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七

似佛像奉之二十年忽元旦見夢曰汝事我勤矣盍開我面目且遇雕者卽爲具莊嚴相祈禱必應遠近雲集孫方伯同玄無子禱焉逾年果生一子眾大譁沈內閣夫人首捨地焉江北山東尋聲而至日數千人於是朱平涵相國爲之護法溫員嶠閔曾泉等首捐貲建觀音堂傾動數省舟車填咽數里中香靄蔽空佈施財帛充溢堆積推僧復元主其事而設六櫃以收之櫃各正副二人掌記出入有七都沈衿伯生欲掌一櫃眾拒之不能入遂呈南撫臣謂造王殿設六部謀爲不軌且有大神與平涵素不合益之二十金令叩闈謂平涵實庇僧窩贓平涵乃致書撫按令速拆廟以泯其跡先題知以伐其謀撫按然之於是疏語謂廟已毀僧尼已解散絕無他事乃寢

南潯志卷五十三終

南潯志

卷五十三

志餘四

美